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十六

徐灝學

周禮

天官

幣餘之賦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注曰鄭司
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元謂占賣國中之斥幣大府幣餘
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王氏
念孫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帔也
一曰敗衣从支甫甫敗衣也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
敝餘職幣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

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鄭注誤以爲幣帛之餘豈知幣爲敵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灝案幣餘訓爲餘財可也以爲幣之假借字則非矣愚謂幣訓帛者本義也財貨謂之幣者引申之義也朝聘之禮以玉馬皮帛爲贄渾而言之通謂之幣下文幣貢注曰幣貢玉馬皮帛是也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則幣爲大名甚明又引申之凡貨財亦皆謂之幣秦策曰府具幣高注幣貨財是也

羞服之式

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釋文引干寶云羞飲

食也服車服也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灝案服御之物通謂之服此羞服蓋專指膳羞而言釋文服或作膳卽其證臧氏琳以爲後人妄改恐非若云車服則工事統之衣服則幣帛統之不應重出也又六曰幣帛之式鄭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愚謂幣帛非專爲贈勞而設且贈勞已屬之賓客之式矣

具脩

祀五常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具所當共脩埽除糞洒王氏引之曰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

之戒具與其薦羞合言之則曰具羞耳脩羞古字通灝
案王說非也典祀掌外祀之兆守帥其屬而脩除而大
宰亦曰與其具脩者蓋大宰職總百揆以時督察之也
如謂典祀已脩除非大宰之事然則宰夫掌薦羞何以
大宰復兼之乎鄭云具所當其薦羞實在其內蓋典祀
之脩除與宰夫之薦羞皆兼之矣不得以脩通作羞而
舉其一偏也

官刑 王官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官之糾
禁鄭注曰杜子春云官皆當爲官校勘記曰惠棟云以
官刑憲禁于王宮而令于百官府且曰國有大刑則官

刑當作官刑明矣案經首云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末云以官刑憲禁于王宮官正官伯等職皆言王宮經無有言王官者則官刑之官非官刑審矣灝案官刑之官實乃官之誤其下文王官及凡宮之糾禁則不誤杜謂皆當爲官皆字誤衍臧氏謂官刑爲非辨之未審

周禮校勘記臧氏鐫堂分纂

大宰以八灋治官府七曰官刑謂

國之刑灋也以國之刑灋令于王宮豈別有專治宮中之刑乎下文宰夫之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亦其證

幾其出入

官正幾其出入鄭注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校勘

記曰宋本余本嘉靖本同監毛本荷作呵非閩本呵字
刪改蓋本作荷葉鈔釋文漢制考皆作荷六經正誤云
呵亦作荷呼何反又音何漢書責問作呵笑藻作荷惠
棟云漢書守荷禮不作呵萬卷堂本是灝案說文云苛
小艸也引申爲細碎之稱故謂督責煩碎爲苛古通作
荷晏子春秋諫上篇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漢書酈食其
傳聞其將皆握齷好荷禮漢衛尉衡方碑糾剔荷或街
彈碑吏無荷擾之煩竝與苛同詩大序哀刑政之苛檀
弓無苛政釋文竝云本亦作荷俗儒不知荷爲苛之假
借故多妄改耳說文無呵字

補食

均其稍食鄭注稍食祿廩又廩人掌固注同顓案稍食
蓋在官之日膳非廩祿之謂也稍之言小也廣雅釋訓
曰稍稍小也其事少簡略故謂之稍聘禮聘曰致褻旬
而稍是其證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亦其義王
亦有稍食膳夫云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是也皆殺於
饋食致褻者也

歲終則會去不會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
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鄭注曰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
頒賜諸臣則計之顓案不會非不計多少之謂也王及
后世子之膳羞不得爲之限制然亦必有用數豈有不

會計其多少者乎蓋祿廩稍食之類雖有常數而或有奇贏故月要歲會以覈其實如今官司之奏銷是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則但記其數而不復稽其所用故曰不會耳庖人酒正外府王及后之膳禽飲酒衣服不會司裘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示等羞也酒正云凡王之燕飲酒其其計鄭云度當足也則雖不爲限制而亦不致沈湎矣又酒正掌酒之賜頒外府共賜子之財用司裘獻功裘以待頒賜而膳夫不言賜子蓋食饌之微雖有所賜亦不復計矣鄭注膳夫云頒賜諸臣則計之恐不如是瑣屑也

羊泠毛而毳

內裘羊沔毛而毳鄭注沔毛毛長總結也校勘記曰
浦鏜云總結也上脫毳字案疏釋經曰云羊沔毛而
毳者沔毛謂毛長也而說謂毛別結聚者則浦說是也
阮太傅曰浦說非也賈疏添毳字誤耳說文曰毳者獸
細毛也沔毛謂毳之長而總結長而總結自是釋沔非
釋毳也經文此句法若云其毳也乃沔毛而毳內則注
亦云沔毛毳毛別聚於不解者也可以相證彼疏云沔
謂毛本稀沔毳謂毛頭毳結其誤同此疏灝案掌皮云
共其毳毛爲羶鄭注毳毛毛細縐者蓋毳之本義爲毛
之細縐因用毳毛爲羶遂謂羶爲毳引申之爲凡毛結
聚之稱沔毛鄭訓爲長毛孔沖遠云謂毛本稀沔是也

羊泠毛而毳言長毛稀疏而結聚耳

大羹肉湑汁

亨人祭祀供大羹鄭注大羹肉湑按勘記曰浦鏜云湑誤湑六經正誤云湑肉汁也从泣聲也从肉義也非从聲音之音案經典及釋文多作湑自有毛居正說俗人每改湑爲湑矣灝案說文云湑幽溼也从水音聲儀禮釋文引字林云湑羹汁也蓋湑之本義謂幽溼假借爲肉汁之稱別無湑字張參五經文字云湑從泣下月大羹也湑從泣下日幽深也強生分別乃無知妄作而毛居正爲所誤浦氏亦不細檢疏率甚矣

互

鼃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蒟胡龜鼃之屬
按勘記曰禮說云月令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
固皮漫胡也蒟漫音義同顛案釋名云胡餅作之大漫
互也左氏昭四年傳固陰互寒杜注互閉也莊子齊物
論河漢互而不能寒向注互凍也史記封禪書秋涸凍
索隱引小顏云涸讀與互同互疑也蓋互者水寒凝結
之義故其字又从亠引申爲團結固閉之稱麥餅謂之
胡餅胡言互也龜鼃之屬亦團結固閉之象故曰互物
又謂之蒟胡古時字少假借通用故說文無之後乃从
互加亠旁水旁類篇云漫互水兒洪孤切又胡故切水
漫也又轄格切凍堅也轄格卽涸之聲轉涸亦互之聲

轉也

臙胖之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臙胖之事按勘記曰臙胖之事四字疑衍文下經薦脯臙胖臙字胖字始有注若於此先言臙胖二鄭杜氏康成當於此下注矣釋文出胖字音於豆脯之下則陸本尙未誤衍儀禮士冠禮疏引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大物解肆乾之云云無臙胖之事四字此爲誤衍之明證灝案臙說非也若無臙胖之事四字則文義未完此經上文內饔先有臙胖字非至此始見鄭注先釋豆脯而後及臙胖者脯字承上文連言之耳釋文出胖字於豆脯之下者因

杜子春讀胖爲版故更出之云胖音半反杜音版也士冠禮但云三醢有乾肉折俎而未言臠胖故賈疏引此亦不之及不得援以爲證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鄭注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段氏周禮僕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

顯案此當從杜及後鄭讀掌冰爲句正歲十有二月爲句其義效僣段氏謂周禮正歲皆寅月是也其謂歲十有二月不必加正字則讀之謂未審矣天官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此周正建子之月也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此夏正建寅之月也但言正歲而不復紀月者以夏正寅月不可謂之正月故也且承上文周正正月而言則正歲爲夏正歲首可知矣春官眡祿職曰正歲則行事亦承上文季冬而言餘官並同唯夏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文無所承然布告四方則亦是歲首之事可知又凡言歲終者皆

遥承上文正歲而言則爲夏正十有二月亦可知至此
章凌人斬冰並無上文若但言十有二月則疑於周正
故必加正歲以明之也段氏謂歲終歲十有二月皆丑
月起檢周禮言十有二月者止
此凌人然則當以斬冰斷句而正歲十有二月自爲句
一條不得以正字屬上句而讀爲政審矣凌人掌冰本無政
事之可言其職與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亨人掌其鼎
饔飪人掌取互物腊人掌乾肉之類相若未聞皆以政
目之也

瓊臬桃乾榛榛實 菱芡臬脯

邊人饋食之禮其實瓊臬桃乾榛榛實鄭注乾榛乾梅
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賈疏曰於八簋仍少三桃梅

竝有乾溼則棗中亦宜有乾溼添前爲八也儀禮特牲
少牢士二遵二豆大夫四遵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
醯人饋食之豆有八又上文朝事之遵言八故以義參
之爲八也又加遵之賓蒨茨桌脯蒨茨桌脯鄭注曰重
言之者以四物爲八遵顧案饋食若有八遵經不當止
言其五賈公彥謂桃梅棗皆有乾有溼強爲之說以足
八遵之數耳竊謂下文加遵有桌則此桌字是衍文特
牲少牢饋食之禮與此不必盡同遵豆之數亦容有多
寡之殊但當遵守本經而已饋食既止四遵則加遵之
費亦當爲四文誤重耳

臨人壽菹鹿麋鄭注曰鄭司農云菁菹韭菹元謂菁菹
菁也校勘記曰賈疏本作菁菹韭菁一本韭字作菲今
本作韭菹者涉上經誤也故疏云以菁爲韭菁於義不
可此賈疏本作韭菁之證又云若爲菲字菲則蔓菁於
義爲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本作韭不作菲也此一本韭
字作菲字之證阮太傅曰漢讀考據說文菁韭華也云
司農注作韭華菹今奪華字是也又考疏云以菁爲韭
菁於義不可據此是先鄭作菁菹韭菁菹後人奪下菁
字賈時不誤灝案先鄭釋菁菹爲韭菹與上文韭菹醢
醢複出故後鄭不從而易爲蔓菁此賈疏所謂以菁爲
韭菁於義不可也韭菁爲菹卽謂之菁菹故云疏菁爲

韭菁非謂先鄭作菁菹韭菁也臧氏殊誤會段云韭菁
菹奪華字阮云韭菁菹奪下菁字其意蓋以爲如此則
與上文不復抑知韭華韭菁同是韭耳又何足爲異乎
其說皆非也至疏云若爲韭字後鄭不應破之者蓋非
卽蔓菁正合後鄭之義若韭菹作韭菁則後鄭不應破
之故曰明本作韭不作非此或是賈公彥自爲辨論或
所見別本有作韭菹者未可知也此條先鄭注並無奪
誤其義則當從後鄭爲優

孤卿

掌次鄭注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王氏引之曰漢
書百官公卿表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

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
所本也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以
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未嘗以
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言孤則但
謂之孤無言三孤者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也尋
檢前後經文孤之爲官蓋卽在六卿之內而非別有三
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蓋六卿中有秉國政
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冕
之命而將中軍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位在六卿之列
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
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冢卿孤卿穆天子

傳百辟冢卿郭注以爲冢宰失之自班氏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遂失其本義矣詳見經義述聞顧案王氏此說實千古未發之覆卿謂之孤則一人明矣豈有三而稱孤者乎秋官朝士曰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是孤卿之位經有明文孤與卿大夫爲伍而不與三公同列安得以三少爲三公之副而謂之孤乎然王氏以爲六卿中秉國政者謂之孤則猶有辨孤卿以爵位言非因執政而名之也竊謂孤卿卽周官之冢宰故逸周書穆天子傳皆有冢卿之目孔

晁曰豕卿孤卿郭璞曰豕卿豕宰是也豕宰亦卿也言
言之謂之孤與六卿統言則曰孤卿王氏以執政爲孤
故謂郭注爲失耳考周官孤卿大夫之禮有別與豕如
春官大宗伯曰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司服曰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
下如孤之服巾車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
此孤與卿大夫儀物各有等差其爲秉政與否尙未可
知若天官掌次曰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又曰凡喪
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春官司常曰
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夏官射人曰孤卿大夫以三耦
射司士曰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則孤與卿儀物

並同而與大夫或同或異是孤在六卿之中與卿爲同
列而不與三公爲副可知而六卿之中特稱孤者亦必
爲冢宰可知若如王說秉國政者謂之孤經當明著其
文豈得畧之乎冢宰掌建邦之六典鄭司農云治典冢
宰之職教典司徒之職禮典宗伯之職政典司馬之職
刑典司寇之職事典司空之職也是六官之典皆冢宰
掌之蓋其位總百揆職有常尊故特稱孤矣論語曰君
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亦其證也

珠玉

玉府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鄭注佩玉者王之所帶者
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纓鄭司

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灝案注不言珠玉何飾劉原父
曰珠玉爲珠以冕弁如此則服玉該之矣恐非經指下
文云若合諸侯則共琮璜玉敦蓋卽所謂珠玉也

凡王之獻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
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
則曰獻通行曰饋王氏引之曰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
之好賜而衍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
貨賄之物於王則王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
於王十穀之類是也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
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王府矣灝案凡王之獻與下文凡

通雅集說卷之十一
王之好賜相對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
用六清鄭注進物於尊者曰饋與此文同一例饋於王
曰王之饋則獻於王曰王之獻矣非王獻於諸侯王之
二字亦非衍文也

地官

什人

地官序官什人錢氏大昕曰什人注什之言礦也說文
石部礦銅鐵模石也古文作什周禮有什人康成讀什
爲礦卽礦字與說文正合什礦聲相近故古文借作礦
字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爲鯢鯢魚子或作
摑也內則之卵本是什字故又有摑音詩其魚魴鰈康

成訓鰓爲魚子鰓鰓卅聲皆相近緒从卅聲關又从糸
聲關則漢時俗字與鰓亦同音灝案說文以卅爲礦之
古文則卅其本字卅通借也至若內則之卵舊鄭注卵
讀爲鰓自是聲相近通而與銅鐵樸石之卅無涉錢氏
誤以卅爲礦之假借輒謂內則之卵本是卅字殊爲泛
濫緒从卅聲乃詩總角卅兮之卅非卅也因說文失載
卅字而卅與十又形聲皆近遂致誤合爲一自有錢說
段氏作說文注乃直改許書詳見說文箋此不可不亟辨近
人講聲音文字之學往往病於拘泥而如錢氏者又失
之過通也

九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養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王氏引之曰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冢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九比疑當爲人民之譌隸書人字或作亅或作儿皆與九相似故人誤爲九民字下半與比相似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爲比耳顯案下文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仕也者冢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注有夫有婦然後
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
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賈疏曰自二人三人四人是下
地之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
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
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中地之中所養者六人中地之
下所養者五人是也九比蓋卽此九等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王氏引之曰鄉師每
三鄉二人鄉大夫每鄉一人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

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古古
其字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灝案六鄉字似不誤
鄉師下大夫四人每三鄉二人共治其事不可分析故
總六鄉言之鄉大夫雖每鄉一人亦當六鄉共會政事
蓋皆統於司徒也凡經文既無不可通則不宜輕爲改
易

五物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問問
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爲無杜子
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

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顧案經文明云鄉射之禮五物則非，泛言德行明矣。先鄭以和爲閨門之內行，後鄭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皆非。經指前儒已辨之。惟一曰和二曰容而四又曰和容文義似複。舊說多未瞻先鄭訓容爲容貌，杜讀和容爲和頌是也。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注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介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季長所引，蓋別本周禮之異文。和容作和頌，足與杜說互證。惟訓爲雅頌，與杜謂能爲樂仍未得其義。今案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以頌爲禮官。大夫顏注：頌讀曰容是也。阮太傅謂三頌皆爲舞容說見

室釋經蓋容爲容貌頌爲禮容說文頌貌也後人專以頌爲歌頌故假容盛字爲容貌久而昧其本義和志和容所謂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也和頌卽三耦比射進退揖讓之儀也容貌在己故可單言容禮容與人爲儀故必曰和容而志氣和平亦可單言和耳然馬本爲長

重差夕桀句股注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輪方程歲不足有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鄭注本無夕桀二字
說見賈疏曰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夕桀二字漢注增之馬氏注

以爲今有重差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
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鄭注本云今有重
差句股馬融干寶
注云今有重差夕桀故賈公彥言與鄭異今注疏
中夕桀二字皆後人所增臧氏經義雜記已辨之願案
舊說以爲重差卽劉徽海島算經之法夕桀乃互桀之
譌是也然海島祇測量之一術互乘則散見於差分均
輸方程篇不足諸章似不足以當九數之一且旁要卽
句股而又云重差句股故學者疑不能明今案重差卽
西法之四率比例也測量之法立兩表以求其前後相
差之較而得其所測高深廣遠之度與四率兩兩相比
其法正同蓋一率與二率相差幾何則知三率與四率
相差幾何是謂重差西法雖非古所有而四率比例卽

古之異乘同除異乘同除亦重差也重差爲數學之鈐
鍵凡有相求皆可馭之其法通乎九章測量特其一事
耳至若數有參差或奇不受除則必先互乘以齊其分
而後比例以求之是互乘亦通乎九章而爲萬筭之樞
紐也九章算術不外重差互乘漢時算家蓋有以此二
法總括九章曰爲一書者故於九數之外別而言之曰
今有也先鄭所謂重差句股者因當時九章之目有句
股而無旁要與古法小異故云今九章算術題管劉徽
撰者實漢魏以來相傳
舊籍其中九章之目有句股而無旁其言旁要卽句股
要故賈氏謂九章以句股替旁要也
耳要旁古今字三角形大小兩邊謂之兩旁故曰旁要
句股爲直旁有要有銳角有鈍角而旁以句股爲用
故其法其舉重差而遺夕桀或由傳寫奪端至孔冲遠
同也

所見本則實無此二字故云馬注與鄭異也

純帛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顓孫鄭注緇字本作紃故云古緇以才爲聲紃卽緇之或體緣屯與才篆文相似故傳寫往往多誤如士冠禮士昏禮之純衣玉藻之純組綬皆紃誤爲純也然此純帛則不誤納幣至十端恐無全緇之理純者帛兩端之名古人凡言一物兩兩相配者通謂之純故射筭二筭曰純腊肉左右胖曰純皆其例也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度謂爰也因刻丈尺耳王氏引之曰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楯爰或謂之度郭璞注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爰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爰度杖也然則古人謂爰爲度以打得名鄭云因刻丈尺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質而徵債故并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若均平物質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鞬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顯案鄭云爰刻丈尺似是望文生義賈謂爰繫鞬則爲鞭一物二用尤爲牽混今案

度猶殺也說文殺椎孽物也从殳豕聲古音蓋讀如度故通作度唐韻冬毒切聲相轉也亦通作督漢書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是也

辟布者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鄭注曰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元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人及有遺忘賈疏云先鄭從故書辟布爲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於其地之敘乎明不得爲辭訟之布也云考實諸泉人者辟法也謂民將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也顯案辭訟

之布但云辭布則文不成義故書辟作辭疑有譌誤後鄭說亦未安下文廛人掌斂市紬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則考實泉布自有掌之者而此非其職也竊謂辟當如徵辟之辟蓋持券以取泉布也小宰聽取予以書契卽其事今布肆交易猶然質人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涇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卽此所謂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也

夫閒有遂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

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
焉程氏瑤田溝洫疆理小記曰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
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
南畝故畝橫洫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
夫閒夫閒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
曰十夫有溝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
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
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
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
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
恐不然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洫縱遂橫溝縱洫橫澮

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
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
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
車是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
人二法所同也顧案鄭注所謂南畝者以南北爲縱東
西爲橫遂在夫閒而縱因名其畝爲南畝非以一畝一
畎而橫陳於南也程氏因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之言曼
衍爲說而分析百畝爲百畎以畝爲長畝南畝則橫陳
於南東畝則橫陳於東言之纍然徒文具而非事實如
程氏說則遂人之法爲澮者十爲洫者百爲溝者千爲
遂者萬而爲畎者且百萬矣耕者於此幸而田在邊隅

猶堪從事然跨越四尺之溝八尺之澗一丈六尺之澮

已不易矣

溝澮諸度見考工記

其在中者每有耕作須牽牛而過

此數百千道之水乃可至也有是理乎且畝遂溝澮遞相貫注而同流於澮乃入於川其間無少間斷然則經所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澮上有涂澮上有道者將安所置之邪竊謂遂人之法亦祇言其大略而已夫閒有遂者一夫之田百畝兩夫爲一遂也若十夫有溝則不必定爲十遂百夫有澮亦不必定爲十溝千夫有澮亦不必定爲十澮至萬頃之田則須有大川之水然後足資灌溉云爾千溝萬遂事所必無康成云遂縱溝橫澮縱澮橫乃槩括其要而言其注載師云地之形實不方

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斯通儒之論也至
左氏盡東其畝謂曠其西土而盡耕於東偏耳不得援

以爲證也

辨見
左傳

通介堂經說卷十七

徐灝學

周禮二

春官

眡瞭下府史胥徒

春官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執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
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技勘記曰唐石
經此段府史胥徒全缺按釋曰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
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
人而已然則府四人已下四句係後人臆增賈疏本無

也阮太傅曰前說非也賈所云瞽矇三百人者謂上瞽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也此三百人無府
史胥徒眡瞭三百人有府史胥徒故云瞽矇三百人無
府史胥徒其實賈說不明經文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疏屬於太師小師瞽矇眡瞭非瞽
矇無府史胥徒也疏末云太師小師瞽矇眡瞭四者皆
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此并言之三字正謂此府史
胥徒統屬於上四官亦可證經文府四人四句非衍矣
由四官分職府史胥徒統屬於四官故經文合併爲一
條如大司樂樂師合爲一條之例顧案臧氏謂賈疏本
無府四人以下四句良是阮氏未及細審耳疏末云大

師小師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其文甚明安得謂瞽矇無府史胥徒而眡瞭有之乎疏所謂并言之者卽指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四者而言非謂府史胥徒統屬於上四官也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樂師掌國學之政大小胥掌學士之版及徵令有巡舞列正樂縣之事故皆有府史胥徒大師小師則但爲樂官而別無職事瞽矇爲樂工眡瞭兼相瞽故不必有府史胥徒比而觀之其義瞭然也

掌共秬鬯而飾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灝案古以秬黍和鬱金草香築煮合而鬱之謂之秬

鬯鬯未有不和鬱者鄭蓋以鬱人鬯人分職故疑鬯人所掌不和鬱不知鬯人掌共秬鬯正是築煮和鬱及其器不壘瓢齋之等鬱人但贊祿將之事而已詩江漢秬注亦但釋秬黍爲黑黍酒其誤與此同說見詩又鄭以飾爲設巾亦非飾謂飾治之耳

蒲筵續純

司几筵蒲筵續純鄭注續畫文也灝案說文續織餘也蓋以織餘爲純卽今機頭也與深衣衣純以續義同鄭注失之

以貞來歲之媿惡

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鄭司農云貞問也易

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按勘記曰
問於丈人四字當衍司農訓貞爲問故引易及國語以
證之阮太傳曰此四字乃大鄭說易之語非衍文也易
之言貞者多矣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爲問於丈人大
鄭恐人惑故附見其解然王弼及孔氏疏中所引注皆
以正釋貞况彖傳曰貞正也仲師此證蓋非是顛案阮
說是也易卦貞字自當訓爲正師貞亦然而此貞嫩惡
則當訓爲卜問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卽詩
握粟出卜之義蓋古者或以貝或以粟也小宗伯曰若
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六人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
大封則眠高作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皆卜問之義肆

師云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此云以貞來歲之燬惡文同一義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大卜掌三兆之癘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圉曰蠱曰尅賈疏曰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鄭注曰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方功義弓之名未聞鄭案賈云兆別爲二十四分

三十體以四兆乘之則百有二十也以上諸色兼三兼四事所希有然不得不舉以備數若五者畢具則更無之故不及矣

巫環

蔡人九曰巫環鄭注巫當爲筮字之誤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灝案鄭以夏官環人掌致師故云爾然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則環爲周歷巡察之名筮環非其義也環古通作還殆筮出行者之還期與

九擗

大祗九擗今字作拜舊注多岐世儒說之愈繁其義愈晦蓋於古人掛拜稽首之義未能瞭然故多牽混周氏若璩

謂古之拜卽今之揖古之揖乃今之拱手最爲明白而

近人或疑之余作釋拜旣辯之矣今依九拜之文復詳

說之一曰稽首

陸本作謁首說文云謁下首也謁稽古通

二曰頓首三曰空

首康成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

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此三者皆跪拜但以頭至地叩地

及不至地爲異凡稽首之儀必先拜手乃跪而俯首至

地起而又一拜手故曰再拜稽首亦曰拜手稽首

後世四拜

之禮以頭一至手爲一拜與古所謂再拜異

拜手有立拜跪拜之異其儀亦

微不同頓首以頭叩地重於稽首左傳穆嬴頓首於趙

宣子申包胥九頓首於秦哀公是也今世俗通行稱頓

首蓋因賈疏謂頓首爲平敵相拜遂承用之實非禮意

空首頭至手而不至地故謂之空禮經凡言坐奠爵拜
皆空首也古人對賓客之拜此爲最隆至於稽首唯臣
見君及事神事尸乃有之

說詳釋拜

今人伏地而拜名爲叩

頭實空首耳康成訓空首爲拜手者蓋古人席地而坐
其足向後坐而拜手則有似乎俯伏稽首而實非也四
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此三者皆變禮也杜子春
曰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大夫曰動或爲董振董以兩手
相擊也皆似未確易氏祓曰振動蓋施於事變之不常
者耳吉拜致敬凶拜則致哀是也康成云吉拜拜而后
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
者其說殊未安雖奔喪注引逸禮有凡拜吉喪皆尚左

手之文而此其葬義也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則大

功不得謂之吉喪矣豈有齊衰而爲吉拜者乎古者吉事尚左

有喪者則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此三者立拜

之儀也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

也易氏祓曰奇拜者鄉飲射聘士相見凡禮之殺皆一

拜是也褒拜者特性少牢饗神與受尸嘏則再拜是也

然其拜之之儀亦有異說文褒作褻云衣博裾也卽漢

書雋不疑傳所謂褻衣博帶也褻之言抱也尚書大傳

曰立則磬折拱則抱鼓是其儀也杜子春曰奇讀爲倚

倚者偏也蓋褻拜者端拱而拜奇則小有偏倚其儀畧

也鄭仲師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揖與同俯下手

者蓋旣張拱乃俯而下之凡拜必俯首折腰肅拜不折腰但俯下其手介冑之士及婦人拜皆然曲禮曰主人肅客而入士冠禮曰賓揖冠者就筵肅猶揖也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注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顓案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此聽朔之儀也鄭彼注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謂於路寢亦闔左扉也又云還處路寢門終月卽此所謂居門終月也居路寢而云居門者卽指闔門左扉而言耳路寢

本聽政之所閏月之禮所以異於常者蓋古厯置閏恆於歲終過此以往卽爲改歲人間增此歲月彌爲可貴故特重之而凡一年政事之未了者皆可於此從容爲治以有餘而補不足故居之終月以聽政而造字特从王在門中爲閏凡所以重之也

餘見禮記

有握

巾車王后之五路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注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此無益矣如今駟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成伯璵曰旁曰帷上曰握灝案古車箱之上有屋秦風小戎篇載其板屋史記南越尉陀傳黃屋左纛是也成氏所云旁曰

帷上曰握卽指此而言然此从屋加手則似人手執之
或是譌字亦未可知下文輦車組輓有翬羽蓋上文重
翟錫面朱纁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
則此翟車必有雉尾明矣

然祺髻飾

駝車萑蔽然祺髻飾鄭注曰故書髻爲軟杜子春云軟
讀爲黍禬之黍直謂髻黍也元謂髻亦多黑少之色韋
也釋文云髻香求反段氏漢讀考錄經文作黍飾云古
音次同黍如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軟本無
車旁轉寫加之耳易次爲黍乃以髻黍訓其義凡言直
謂者皆舉方俗語言明之鄭君釋髻曰亦多黑少此釋

杜語如詩箋多釋毛語非釋經文髮也灑案段蓋以字不見於說文而疑其非體故從故書作軟而讀爲泰然從故書可也徑改髮爲泰則妄矣段謂軟當作次讀與泰同卽如其說亦是故書作次而杜鄭當時所據之本則作髮康成云髮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正爲經文髮字作解豈釋杜語乎但髮字實不合六書之法說文本作髮从麥𠂔聲許由切後人以其字體繁重省爲髮或改作髮則是从𠂔休聲非麥之義矣周禮蓋本作髮傳寫从省體耳

𦍋褻翟飾

漆車藩蔽𦍋褻翟飾鄭注𦍋胡犬翟黑多赤少之色韋

也此禪所乘灝案雀爵古字通雀飾與爵弁之爵義同
鄭注十冠禮云如爵頭然是也

孤乘夏篆

孤乘夏篆卿乘夏綬鄭注曰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
云夏赤色緣緣色漢讀考曰故書作緣字故司農云夏
赤色緣緣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灝案
段疑緣緣色義不可通故改作緣色殊爲輕率司農不
直云赤緣者蓋以孤卿有夏篆夏綬之分故先統釋夏
而後分釋緣言夏爲赤色緣者緣之色也若改作緣則
豈有旣爲赤而又爲緣者乎故書多同聲異字雖別亦
有形近之譌然夏篆必無作夏緣之理也

夏官

司燬

序官司燬鄭注故書燬爲燠杜子春云燠當爲燬書亦
或爲燬燬爲私火元謂燬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
名湯熱爲觀則燬火謂熱火與燬案此當從故書作燬
爲是燬炬也此職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
疾鄭司農引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
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則非燬
明矣說文云舉火曰燬呂氏春秋本味篇湯得伊尹燬
以燬火高注云置火於桔槔燬以照之燬讀曰權衡之
權漢書郊祀志權火舉而祠張晏云權火燠火也狀若

井挈皐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達照通於祀
所也此乃燿之正義而非司燿之謂若後鄭以燕俗湯
燕爲觀則失之愈遠矣自杜子春誤謂燿當爲燿於是
以四時取火爲司燿之職而許氏著說文遂承其誤猶
幸兼存舉火曰燿之說而未盡失其義說文云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又曰舉火後鄭則以燿烜同字而執官又有司烜
日燿或作烜之職遂讀烜爲燬竊謂杜氏之所由致誤者卽緣司烜
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故以取火爲燿
耳此數千年未發之覆不知何處索解人也

九畿

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鄭注曰故書畿爲

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
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校勘記曰近蓋圻之誤
肆師注云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小子注又
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是故書作幾作畿也此當云
故書圻爲畿鄭司農云畿當爲圻故下引春秋傳天子
一圻詩殷頌邦圻千里證之經文畿當作圻淺人據故
書改經復援經改注也詩亦古文作邦畿千里今文作
邦圻千里阮太傅曰前說甚誤故書作近古音相似也
不當牽合他注爲凡決之語詩古文作畿今文作圻尤
爲凡說顛案臧氏以肆師祈耳故書祈爲幾又或作畿
與此條今文作畿其例不一故謂畿當作圻而倒其文

在故書圻爲幾以從故書此猶可言也若先鄭所引春
飲薄及詩則明明作幾而徑改爲圻斯爲繆妄阮太傅
之當矣然阮氏謂幾作近古音相似亦非也近疑是

通之譌說文近讀與記同與幾聲近假借也大雅駉篇往近王房六

經正義云說文作近字爲作近字中字月後望釋云幾
京作近荀作既近疑亦近之譌蓋世人多見近少見近
故近往往爲作近也幾古但作幾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纏爲沂

鄂也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云幾謂漆飾沂鄂也義

竝與幾同皆其證此條故書幾通作近而今書作幾耳

肆師注故書祈作●而小子注或作幾者亦今書也

鄉遂載物

中秋教治兵師都載旗鄉遂載物鄭注師都遂大夫也

鄉遂鄉大夫也按勘記曰鄉遂唐石經原刻作遂後磨
改爲家按賈疏是遂字漢讀考云此當從石經作鄉家
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灝案鄭以師都爲
遂大夫故以鄉遂爲鄉大夫而其注春官司常又以師
都爲鄉遂大夫本屬參差不一然注云鄉遂鄉大夫也
則經文明是鄉遂不但賈疏作遂而已且釋文亦無作
鄉家者此唐石經磨改之誤段說不可從也

參之一食

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鄭注曰鄭司農云不以美田
爲采邑元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
於臣灝案參之一食當指受封賞之人漢以來言食邑

者本此二鄭說似未確

受罍

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鄭注曰鄭司農云罍讀如嫁娶之媒罍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罍周以爵元謂罍讀如嘏尸之嘏宰豕宰按勘記曰漢讀考作讀爲云今本作如誤案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注罍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酌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此注嘏尸亦當作尸嘏阮太傳曰此卽禮經之尸嘏主人也顧案按勘記謂嘏尸當作尸嘏是也後鄭作讀如不誤其注鬱人則自相違異耳段作讀爲非是罍器名不得云讀爲嘏也罍古音讀

如嘏而聲轉爲公雅切亦猶賈讀如古而亦轉爲公雅切也

作大夫介

射人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鄭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疏曰作使也有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於會同則射人使大夫爲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爲眾介也灝案疏訓作爲使本司士注然非經旨也司士曰凡會同作士從注云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此言士可從王者作之使從又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注云謂自使以王命使也此言可使爲介者作之使

通四方皆非訓作爲使唯作六軍之士執披注云作謂
使之也蓋六軍之士賤故爾蓋作猶起也始也先事而
導之使行之意鄉飲酒禮作相爲司正鄉射禮作上耦
射燕禮小臣作下大夫二人賸爵大射儀擯者作大夫
長升受旅聘禮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公食大夫禮
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其義竝同鄭彼注訓作
爲使不若注周官之審覈也

士庶子

司士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按
勘記曰盛百二袖堂筆談云經文脫去一士字當依正
義補按釋曰云卿大夫士者又云士庶子者又云之數

者是賈疏本作卿大夫士士庶子之數當據以補正
案賈疏以朝廷有上士中士下士而卿大夫之適子庶
子宿衛王宮者亦謂之士故分而言之若經文則一士
字可以包括何煩重出遍檢全經凡言卿大夫士庶子
者並無複舉士字之例盛氏遽謂經文脫去一士字而
按勘記卽欲據以補正可謂勇於改經矣

犯輶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輶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
犯輶遂驅之鄭注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
芻棘柏爲神主旣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
秋傳曰跋涉山川段氏漢讀考曰說文車部輶字下曰

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
軌既祭軌轅於牲而行為範轅範字下曰範轅也讀與
犯同案許君所見周禮作範不作犯蓋故書也許君說
範爲正字則犯爲假借字與今義迥異顯案康成云以
車轅之而去者轅所封土山象也與許云轅牲而行各
物而於事則同惟作範轅爲異案經云登受轡犯轅遂
驅之則犯字似非假借許以範轅連文者蓋祭轅之後
又祭兩軹及軌故古語兼稱之曰軹轅而許因之說文不收
軹字以然云轅於牲而行為範轅則未免牽溷自當從
周禮及鄭注爲是

尊馬茲也

注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鄭注蓐馬茲也灝案蓐器
蓐謂之茲房注管子小匡篇云擣鐵鏃也茲鏃古今字

華離之地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鄭注曰杜子春云離當爲雜書亦或爲雜元謂華讀爲
𠂔𠂔之𠂔正之使不𠂔𠂔離絕按勘記曰釋文華依注
音𠂔苦蛙反禮說云𠂔離之地𠂔今作乖俗誤爲華說
文𠂔背吕也象脇肋形玉篇於𠂔部加華訓爲華斜也
苦媯切華斜者猶𠂔邪云爾漢讀考云華音同𠂔廣韻
集韻作葵非阮太傳曰按今俗語分析謂之花卽此經
華字也灝案杜以離爲雜鄭讀華爲𠂔𠂔之𠂔皆未得

其義阮說是也華離謂分裂也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
 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鄭注副析也既削又
 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即其
 義顯謂華當為四析如華惠氏士奇以華離為乖離非
 辨之開也說見禮記凡說文兩篆相連而其形相承者
 是說文華又作𦵏皆本一字徐鼎臣多誤分為二即
 今之春字孫愐誤音古懷切以為乖離之乖說見說文後疏而
 後人皆沿其誤

物之可以封邑者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正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
 以封邑者鄭注以物字屬下讀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
 以居民立邑顯案如鄭說則經當云物其可以封邑者

乃可通其說非也此當從鄭鐸讀以辨其止陵墳衍遂
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十七字作一句名物卽指止
陵墳衍遂隰而言蓋相其陰陽制其畿疆卽辨其名物
非別有物也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
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山澤止陵墳衍遂隰之名物而
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與此文義略
同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卽屬地
言王氏伯申謂之字上有脫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
非也

通介堂經說卷十八

徐灝學

周禮三

秋官

司烜氏

序官司烜氏鄭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
烜鄭司農云當爲烜灝案後鄭因夏官有司燿之職說
文燿烜同字故於此改讀曰燬以別之蓋古音火讀如
燬與烜聲相轉也然夏官司燿故書作燿愚謂當以燿
爲是說見前此烜字可勿改讀且與燿爲各字也詳說文箋

燿氏

蝻氏鄭注曰鄭司農云蝻讀爲蟻蟻蝦蟇也月令曰蟻
蝻鳴元謂蝻今御所食蛙也蟻乃短弧與原本作狐今從段正按
勘記曰此當作蟻讀爲蝻蝻蝦蟇也故下引月令蟻蝻
鳴證之古文經當本作蟻氏司農讀爲蝻蓋蟻古文蝻
今文故夏小正周官作蟻月令呂覽作蝻瀕案蟻說是
也或卽古國字阮氏鑄鼎款識宗周鐘南宮方鼎國立
作或是其明證國之古文但作或故蝻亦作蝻後以蝻
爲蟻蝻而蟻爲短弧者音義遂別許叔重因先鄭蝻讀
爲蟻乃以蝻爲蟻之或體而皆訓爲短弧亦有未審也

三刺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議之法以辨九刑之中

三刺訟宜刺曰

薛平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萬民知注刺殺也計
而有罪則殺之灝案下文云以爲三游者求民情歸民
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則刺非謂殺明矣王
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豈謂三殺之乎
刺蓋謂刺舉其事以鞠評之耳鄭誦刺爲殺失之

與未讞者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讞者皆不爲奴鄭注讞
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釋文云毀泥僞反下同
而讞字無音案讞本从齒匕聲讀與毀同傳寫匕譌爲
七遂誤音初重反段氏據一切經音義兩引舊音差貴
反見卷四卷十段氏誤作卷五卷十一又其一作羌訂
貴反案當足參貴反旁誤爲參因書作差又譌羌訂

止說文作𪚩取爲卓識詳見說文箋顯謂釋文況僞反正爲改𪚩字作音後人習見誤書𪚩字反以初董切爲正而學云毀況僞反又因注有二毀字而增下同二字皆淺音者所爲毀易識𪚩難知斷無不標𪚩字而專爲毀作之理其爲後人妄改無疑也

髡者

掌髡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按勘記曰漢書刑法志作完者使守積髡完聲相近鄭司農改字本班志灋案髡與完非因聲近相通也刑法志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春當髡者髡鉗爲城旦春完與髡相對成文髡者髡髮使居作完也

令居作而不鬚顏注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完者守
積其義相協似作完爲長

牡棹午貫象齒

壺涿氏掌除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棹午貫象齒而
沈之鄭注神謂水神龍同象故書棹爲棹午爲五杜子
春云棹當爲棹棹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杓又云五
貫當爲午貫釋文曰棹山榆也賈疏曰以棹爲幹穿孔
以象牙從棹貫之爲十字沈之水中灝案牡棹者無華
實之山榆如蠅氏焚牡藹注云藹不華者是也故書午
爲五者說文五之古文作乂正象縱橫交貫之形古通
作午大射儀度尺而午特牲饋食記午割之皆爲乂形

也

前疾

大行人上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

前疾爲前侯之譌前人已言之

小雅論語疏引周禮并作前侯又說文

軹下引周禮立當前軹段氏玉裁注曰此稱前軹從來

謂前侯之異文今按非也蓋周禮車軹本作前軹自車

軹以至車衡八尺幾半而前侯介其中其相去尺寸之

差也若作車軹則自軹至前侯凡七尺五寸有餘而自

前胡距衡四尺有餘而已恐非也許引周禮軹字爲是

軹乃字形之誤若侯誤爲軹聲形皆無當也灝案前軹

卽前侯也周禮作前侯許所據別本作前軹故說者以

爲異文非謂侯誤爲轍也轍小穿謂之軹前軹下與木銜轡者謂之軹轡之曲處謂之侯衡則轡端橫木也以輿隧深四尺四寸半之得二尺二寸軹前十尺四分之每分二尺五寸

各度數詳考工記

上公立當車軹侯伯子男

自軹前至衡其相去之度畧相準若公當前軹則少促矣段氏以軹爲軹之誤非是其尺寸亦未協也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鄭注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至爲之介元謂夷發聲釋文云焉劉音夷段氏漢讀考曰故書作夷今書作焉司農從故書鄭君從

今書也夷發聲當是焉發聲之誤淺人所改耳焉猶於也於行人之使則為之介三年間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為之立中制節時則訓天子焉始乘舟公羊傳焉門者焉聞者招魂巫陽焉乃下招今俗本多譌誤灝案此焉字當是誦終辭故書作夷聲之誤耳段釋焉為於其所引證皆不甚確三年間之焉當訓為乃王氏念孫曰焉猶乃也楚辭淮南之焉當訓為於是說見王氏釋詞若公羊傳之焉門者焉聞者則辭之間耳今本作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間則無人間焉者段氏謂焉門焉間誤倒是也然二焉字皆詞助蓋倒句故用焉字為間也

上公五積 侯伯四積 子男三積

學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賦

飧牽鄭注積皆眠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
也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簠
其設筐陳于楹內舊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
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顯案積者諸侯入境往還
在途候館所儲積以俟者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出入三
積是也侯國之鄉下於其君二等上公飧五牢牲三
十有六侯伯飧四牢腥二十有七腥當作牲說見後條子男飧三
牢牲十有八鄭云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是也豆實
營米之有無未知其審若車載之米禾芻薪則不必備
具彼饗餼之禮非致積所有也經云皆眠飧牽司儀云
致飧如致積之禮足以互證

牲三十有六 腥二十有七 牲十有八 三

饗再賓再燕

上公飧五牢牲三十有六侯伯飧四牢腥二十有七子男飧三牢牲十有八鄭注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灝案牲字不誤腥乃誤耳何以明之上公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五牢也又牽四牢即牲三十有六也合而爲九侯伯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四牢也又牽三牢即牲二十有七也合而爲七子男饗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三牢也又牽二牢即牲十有八也合而爲五蓋一牢九牲降殺以九故四牢三十有六三牢二十有七二牢十

有八牢謂之牽則牲而非腥明矣

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

又侯

伯再問皆脩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以上下文例之

此三字乃再之譌上公三問三饗三食三燕子男壹問

壹饗壹食壹燕則侯伯再饗亦明矣

此一職舛誤特多羣介行人以下九

字及車皆陳之車字皆衍文鄭注已言之上公之錡當爲三十有二侯伯二十有四子男十有六王氏伯申已

考定今爲補所未及

冬官

審曲面勢

考工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云審曲面勢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背面是也灝案面勢卽兼曲直諸形曲非物之曲直

也屈折之之謂曲廣雅曰枉撓折輹曲也是也審曲面
執謂審察而曲折其形執使就式也易繫辭上傳曲成
萬物曲成猶裁成言委曲裁制之也曲字與此義略同

妍胡之筈

妍胡之筈鄭注故書筈爲筈杜子春云筈當爲筈筈讀
爲豪謂箭豪誦爲當云讀如錢氏大昕曰說文竹部無筈字唐

石經本作筈筈與筈筈形相似與豪尤聲相近當從石
經爲正灝案此石經之誤錢氏未之思耳矢人以其筈
厚爲之羽深又凡相筈欲生而搏鄉射禮堂前三筈
曰物長如筈大射儀北一筈鄭注竝云矢幹也足以互
證不得以說文偶爾失載而疑之蘇軾詩云邇來又

射力薄愁官筈是至

宋時尚沿此稱筍爲捕魚竹器並無別義且六書凡从句聲之字皆有曲義矢幹無緣从句釋文筍古老反正讀如筍不獨聲近而已廣韻筍古我切箭莖也又公早切則聲轉而讀爲幹矣此字各本皆同並無岐出陸氏所見諸本亦無作筍者獨石經爲異而錢氏偏信之段氏玉裁至改筍厚相筍皆爲筍益變本加厲矣

登陴

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陴也鄭注已大也甚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陴阪也輪庫則難引釋文陴徐文爾反劉堂何反李音他轉人同瀨案劉昌宗李軌音是也陴者陀之俗體因篆文它與也相似而誤陀言坡陀也

此與下文輶人言登陀義同而意異輶人之登陀實言其登此則形容之辭言輪已庫則馬常如登坡陀耳

加軫與轆焉

六尺有六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鄭注軾與也鄭司農云軾專也轆讀爲旃僕之僕謂伏兔也元謂軾轂末也此軾與轆并七寸灝案輿下四面材匡合其中有橫木上承輿版通謂之軾舊說誤以輿後之木名軾詳見說文箋軾下伏兔以長方木爲之剡其內爲半規與軸相銜縛以柔韋謂之轆轆卽伏兔之合聲也軾圍一尺一寸記曰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軾圍其徑三寸三分寸之二伏兔高三寸三分寸之一故曰軾與轆并七寸與軾崇三尺

有三寸合爲四尺也伏兔之半規深二寸二分卽軸之

半徑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

脊厚一寸

一分強

下地

輪人爲輪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地也按勘記曰
段玉裁云疏云不地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
旁地故云不地也然則經文下地本作不地甚明下乃
譌字耳今自唐石經以下經文皆誤而疏中二不地字
亦經淺人改爲下地不可不正也灝案疏云下地者謂
輻轂上轂至此有脫誤蓋謂輻自轂至牙耳兩兩相當正直不旁地故
云下地也其文自明段說迂繆之甚且疏文明明兩言

下迤今欲就已說徑改爲不迤而謂作下迤者乃淺人所改遂欲併改經文作不迤如此則何所不可乎段氏凡於書傳中字已意以爲誤而欲改之者則徑以所改之字爲原本而稱引之其注說文尤甚然記非以不旁迤爲下迤也輻之骸殺於股故曰下迤慎爾二字正謂如巾之覆鼎中高而下殯也詳見後篇此非深文奧義而膏膏如是實所未喻

眡其綆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鄭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讀爲闕東言餅之餅謂輪算也算原作算今從說文正元謂輪雖算爪牙必正也蓄謂輻入轂中者也蓄與爪不相侂乃後輪敝

盡不匡刺也賈疏曰凡造車輪皆向外算向外算則車
不掉灝案輪算形制注疏皆言之未詳說文云算蔽也
所以蔽甌底从竹舛聲蓋算象覆笠以蔽甌底今世俗
所用猶然算之言庑也旁陀四積而下也輻自轂至牙
股高而散下似之故謂之輪算矣記曰參分其輻之長
而殺其所殺之一卽近牙之散其二則近轂之股也
綆參分寸之二在股散之際亦卽散圍一面之度也互見後股圍散圍

則柞 則擘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擘鄭注曰鄭司農云柞讀爲
迫擘之擘謂輻閒柞狹也擘讀爲桼謂輻危桼也元謂

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轂末不堅灝案經文此節專言造轂之法不及輻先鄭讀柞爲迫暗之暗後鄭訓犖爲轂末不堅是也其云輻狹菑弱則非也柞與竿音義略同說文云竿迫也轂小而長則銜軸深故柞言其迫狹而不利轉也大而短則銜軸淺故犖讀與輦同玉篇云前頤曰犖轂不固則輪必偏頤而動搖矣下文云今大夫車之輶犖其登又難亦謂前頤也鄭仲師云犖讀爲犖非是犖魚列反下文無犖而固有犖必足見非此之謂也

鈔長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梓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

長以其長爲之固鄭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者
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
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六尺六寸之
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固徑一尺三分
之二也鄭司農云梓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
案記云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謂輪之外邊舉外卽以
賅內此正指踐地之處而言爲其近泥水故也而鄭氏
反以爲不漆其踐地者殊所未喻且以內外各一寸何
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合爲不漆之度實非其義此度既
失則所言梓內中譌及轂長與圍皆非確數矣今案牙
圍一尺一寸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兩邊共一尺四寸

通鑑卷之二十一
三分寸之二與輪徑六尺六寸相減得漆內五尺一寸三分寸之一中調之得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卽較長與固也其外徑爲八寸五分強

以其園之防捎其數

以其園之防捎其數鄭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數謂藪空壺中也元謂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蓄者也灝案後鄭以防爲三分之一不知所本其云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與大小穿之徑皆不合先鄭訓藪爲蜂藪之數是也賈疏曰蜂窠有孔數然此三十輻入藪處亦藪然也其說甚明賈疏其義而下文仍以較之內徑爲下文云量其藪以黍川說則疏家拘守注義之誤也

祇其同也蓋爲藪既多恐其大小不齊故以黍量之則

稍藪非謂穀申審矣

先鄭既以蜂藪爲比則必不以爲穀中注謂穀空壺中也六字乃後

鄭述而釋之之詞蓋誤會仲師意耳

防之字義程氏瑶田引王制祭用數

之仿鄭注仿爲十分之一亦非其義竊謂此防卽易傳

歸奇于扚之扚字異而義同蓋三十輻共一轂則有三

十鑿爲輻菑所建繞轂外一周如蜂窠然故謂之數記

曰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令鑿深參分寸之二則輻廣亦

同

鄭云輪綆參分寸之二出於輻股鑿之數今用之

其鑿之廣與防各四分有

奇三十鑿虛實相間若一轂圍二尺五寸參分寸之二

其度正足相容也輻之在轂猶指之在掌指間稱扚故

鑿間亦謂之防自轂言之則圍之防也故曰以其圍之

防捎其藪牙圍之鑿與轂外之鑿相當亦藪也記文承上轂長而言故不及牙圍然其義固已兼之矣

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注曰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相稱也灝案後鄭謂轂圍三尺二寸說見藪長篇其全徑爲一尺三分寸之二除大穿併金厚六寸五分

寸之二所餘四寸有奇是轂之厚僅二寸許而金厚一
寸輕重相懸其何能固康成之爲是說者以軸圍一尺
三寸二分其徑四寸四分見加軫與
輻馬篇而大穿六寸四分
故加金厚一寸使其內徑亦四寸四分與軸相合耳非
法度也唯云去一當爲去二則誠是但此乃言其深長
非謂其圍徑也記言五分轂長而爲賢爲軹則所分者
亦其長度可知轂長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說見
前五分
之去二以爲賢得大穿深長一尺五寸三分強去三以
爲軹得小穿深長一尺二分強恰如轂長之度則去一
當作去二益明矣記不言圍徑者軸圍爲軫開五之一
已有明文其圍一尺三寸二分徑四寸四分大穿之圍

徑當與之相準不待言也不及小穿之圍徑者可任爲
之程氏通藝錄繪古銅轄圍轂以獸首下爲偃月形依
其偃而規之得古尺之徑三寸六分卽小穿徑也蓋轂
外之輻當大穿之中記言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則外爲一尺七寸內爲
八寸五分置輻在內外之際約當大穿之中任重在此若小穿則其軸末但
以貫轄所任輕故畧之也程氏所得古銅轄乃偶一見之古人所用未必盡如其度
然大抵不甚相遠金之厚記亦無文當不過一二分取其相合
可也轂之爲大小穿何也蓋取其次第相銜互爲鉗束
也是故置輻近內所以利轉也設轄於外所以限脫也
內穿大則軸之任轉也其力專外穿小則轂之相制也
其銜因此制作之精意也

股圍 骸圍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骸圍鄭注曰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骸謂近牙者也人脰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骸灑案參分輻長而殺其一謂近牙之一也輪半徑三尺三寸除牙圍一尺一寸轂半徑四寸二分半餘一尺七寸七分半爲輻之長此未計齒三分殺一則骸之一段長五寸九分也記不言股與骸圍幾何案輪算纁參分寸之二卽骸之兩側之度其廣竝同股之廣亦同說見前倍纁得一寸三分寸之一爲股之兩側之度是股圍合四寸參分股圍去一餘二寸三分寸之二卽

散圍也

無槩 有槩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不得則有槩必足見也鄭注曰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鄭司農云槩檟也蜀人言檟曰槩元謂槩讀如涅從木熱省聲必足見言槩大也然則雖得猶有槩但小耳灝案槩卽今之所謂楔也輻與牙相得不須置槩而自固若不

得則有槩久之脫出必足見矣先鄭訓槩爲檟卽楔之聲轉

外不廉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鄭注

廉絕也挫折也腫癰也按勘記曰說文燎火揉車輞絕也从火兼聲周禮曰燎牙外不燎又文選長門賦心燎移而不省李善引鄭元周禮注曰燎絕也據此則周禮經注廉本作燎今此注作廉絕也釋文無音所據本與許李殊矣揉字亦當从火作燎故上揉輞注云揉謂以火稿之灝案說文之燎非此所謂廉也燎者用火之稱而此所謂廉則指所揉物之名且此云不廉而說文以火揉車輞絕爲燎是非不廉矣又義背馳而語意各別疑淺人誤解周禮因而改竄說文卽就說文而論亦當以燎爲揉物之通名豈得爲揉車輞專造一字乎以此知必非許氏原文也廣雅曰廉稜也此言揉牙外不廉

校而內不挂損旁亦不臃腫耳至揉字則說文未收而火部有煠云屈申木也以當作煠爲是然揉字又見易繫辭許蓋偶遺之非後人所造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鄭注曰等爲萬婁以運輸上輪中萬婁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灝案記云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是皆欲其圓欲其匡欲其直欲其均欲其同欲其侔則匡非杆刺之謂明矣此匡當訓爲正

爾雅曰匡正也謂以萬婁運輸而眡其

正耳上文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康成云蓄與
爪不相侔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匡枉也案
匡訓爲枉又訓爲正者亦猶亂之訓治矣釋文萬姜禹
反蔓良主反漢書東方朔傳注窶藪戴器也以盆盛物
戴於頭者則以窶藪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
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藪音敷錢之敷案窶藪卽萬蔓
聲近而義同至今賣餅者猶用之乃以草繩結作環形
置之於首以戴器物故謂之戴器萬蔓蓋以草繩結爲
環大規於輪外運轉而眡之故後鄭云輪中萬蔓先鄭
云萬或作矩矩者圓規形也周髀算經曰環矩以爲圓
合矩以爲方

達常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

釋文信音

中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鄭司農云達常蓋斗

柄下入杠中也程蓋杠也部蓋斗也康成云達常圍三

寸徑一寸程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廣謂徑也灝

案達常在部與程中部長二尺程長八尺合爲十尺

文下

云程長倍之四尺者達常上貫部斗下入程中故謂之

二又云蓋崇十尺

達常言其上下通也先鄭謂之斗柄言其上承斗也蓋

上下各二尺故下文云程長倍之四尺者二以部長二

尺計之則倍之爲四尺又二之則八尺也若以達常入

杠中者四尺言之則亦爲四尺者二矣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鄭注部謂斗柄達常也
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王
氏引之曰疑當作程長四之二尺者四灝案如王說程
長四之文義已明何必復贅云二尺者四乎其說非也
記文本無譌舛其不曰程長四之而必曰倍之者承上
文也上文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故此云部長二
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文同一例也

弓鑿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
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灝案此

節文有脫誤弓鑿既廣四枚何以又有鑿上鑿下之分復有直下鑿端之異程阮諸家考車制者俱闕而不言戴氏考工記圖亦不過敷衍成說實未能深明其故竊疑蓋弓二十有八環列部斗之上而下無所承其勢必不能固古之車蓋雖不若今之織蓋可以開合然每弓之下亦必當有一木以支之故有鑿上鑿下之分又有下直鑿端之異也今無可考矣